

## 「解放」的概念史考察（1880s-1920s）

羅 玉 池<sup>\*</sup>

### 摘 要

晚清以降，中國社會的全方位劇變為新概念的創發，提供了契機與土壤，「解放」作為近代乃至當代政治話語中的關鍵詞，也在此背景下獲得了內涵的擴展。清末女子纏足「解放」運動與西學東漸，讓其從物理意義上的單字組合，開始與抽象概念關聯。五四時期，作為新流行詞的「解放」，在婦女「解放」的討論中，呈現出兩種勢均力敵的路徑：圍繞「個體」或「社會」展開的「解放」。但在普羅大眾中，「解放」尚未具有完全的正當性。伴隨「國民革命」的展開，隨著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和國共合作的展開，「民族解放」成為時代熱點。經由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和共產國際的解釋，與中共的進一步宣傳，「民族解放」被逐步納入共產主義話語體系中，與「階級革命」、「工農聯盟」運動等同。而民眾在接納「民族解放」的過程中，也悄然接納了被重新詮釋的「解放」，「解放」的階級理念也漸漸輻射到「解放」的其他議題。在此

---

<sup>\*</sup> 作者現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階段，「解放」的「正當性」在不同階層獲得共識，成為時人心中代表光明未來的代名詞。

關鍵詞：解放、婦女、民族、階級、概念史

##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Jiefang*” (1880s-1920s)

Yuchi Luo<sup>\*</sup>

### Abstract

The all-round upheaval experienced by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and fertile ground for the creation of new concepts, with *jiefang* 解放 emerging as a key term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movement to end foot-binding among wom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facilitated the association of “*jiefang*” with abstract themes beyond its conventional, physical connot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jiefang*” became a new buzzword, with debates on women’s “*jiefang*” taking two competing directions: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social liberation. However,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ce, “*jiefang*” had not yet gained full legitimacy. With the unfolding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convening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initi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

<sup>\*</sup>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CP), “national *jiefang*” became a hot topic of the era.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further promotion by the CCP, “national *jiefang*” gradually became integrated into the system of communist discourse, alongside movements such as “class revolution” and “worker-peasant alliance.” As the people embraced “national liberation,” the reinterpreted “*jiefang*” was also quietly accepted, and its class-based core gradually extended to other topics. At this stage, the legitimacy of “*jiefang*” gained consensu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becoming a symbol of a bright future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Keywords: *jiefang*, women, *Minzu*, *jieji*, Conceptual History

## 「解放」的概念史考察（1880s-1920s）<sup>\*</sup>

羅 玉 池

### 一、前言

新語詞的發明與創造、傳播與流變，是通過語言締造新式政治與社會文化的重要一環，大量的新語詞和新概念的萌發，往往與社會轉型時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sup>1</sup> 清末以來，中國社會全方位劇變也孕育了諸多新語詞的創生，並逐漸化身為形塑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關鍵詞。「解放」，正是其中之一。從表示物理動作的單字組合，到「婦女解放」、「勞工解放」，再到當下習以為常的「思想解放」等，「解放」逐步成為近代中國不同政治話語的常客。

針對「解放」一詞的專門討論尚不多見，目前惟見袁光峰注意到「解放」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話語體系中的重要話語之一，並通過詞頻統計簡要勾勒了其歷史變遷，但忽視了對歷史與跨文化語境的考察。<sup>2</sup> 儘管直接的相關研究尚付闕如，但國內外的諸多概念史研究

---

<sup>\*</sup>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評審人與編輯部詳細審查並惠賜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sup>1</sup> 方維規：〈「鞍形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85-116。

<sup>2</sup> 例如作者忽視了在五四時期關於「婦女解放」的討論中，儘管人人盡言「婦女解放」，但不同人口中的「解放」的內涵卻有很大不同，而不同人群的態度也有相當差異。考察語詞內涵的歷史源流時，作者所使用的現代編纂的辭典則有用當下之思想誤解歷史事件的危險，而日本和西方因素也尚未得到重視。袁光峰：〈「解放」與「翻身」政治話語的傳播與觀念的形成〉，《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年第5期（2013年5月），頁44-57。

則為本文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啟發。<sup>3</sup>

要言之，本文希望通過梳理「解放」的意涵變遷，回溯其從普通語詞成長為20世紀政治關鍵詞的過程，進而探察近代中國在現代化轉型中，本土社會的思潮與運動在概念「當地語系化」中扮演了何種角色，不同階層如何接受新「概念」，其內涵轉換又如何影響了更廣泛的思想議題，並嘗試進一步理解，「語言」如何作為社會交流的基石，影響社會進程。

## 二、「解放」意涵的初步泛化（清末到民初）

「解放」二字，在中國的傳統典籍中並不鮮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該詞曾意指釋放所捕之人。<sup>4</sup>在此時各類佛教文本中，「解放」常指結束動物被鎖鏈套住的狀態。<sup>5</sup>之於普通民眾，「解放」涵義也

---

<sup>3</sup> 其中以科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為代表的德國「概念史」學派，正是強調概念的變遷與社會轉型之間的關係。尤具啟發意義的是，科賽勒克關注概念中的現代色彩，並將其歸納為四個特徵，分別為時間化，即將現代政治概念和社會概念嵌入某種哲學、或某種歷史視域中的實踐；民主化，即政治詞彙和社會詞彙由局限於精英階層的使用，通過大眾媒介擴散至更多的讀者群中；意識形態化，即概念通過語法形式上的變化，成為種種意識形態的指代；政治化，即概念成為相互競爭中的政治團體的宣傳口號和術語中的一部分。這成為本文在考察「解放」概念內涵演進的重要參照系。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Einleitung*)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A Reader*, eds. Margrit Pernau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31-54.

<sup>4</sup> 陳壽撰寫《三國志》時，就曾有這樣的表述，「太祖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感恩並著。」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23〈魏書·趙儼傳〉，頁555。

<sup>5</sup> 如「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屍，時王家畜養二狗，以金銀鎖繫，食用寶器，夜則解放。」見佛陀跋陀羅、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7，收於《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3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593。「若諸人有象馬牛羊驢騾駱駝，如是等畜生，

別無二致。<sup>6</sup> 類似用法延續至唐宋元時期。<sup>7</sup> 明清小說和清中葉的官方文本中也留有許多此種「解放」的痕跡。<sup>8</sup>

時至19世紀末年，即使歐風美雨已至，「解放」仍未超越物理上「被束縛」的含義。事實上，除已有「廢除」之意，早年日語

---

利益人民，比丘快心故，解放令去，得偷蘭遮」。見弗若多羅、羅什譯：《十誦律》，卷52，收於《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38冊，頁18。

<sup>6</sup> 《齊民要術》：「十月中，以蒲葦裹而纏之，不裹則凍死也。二月初乃解放。」見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卷4〈安石榴第四十一〉，頁221。

<sup>7</sup> 如「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蛇入屋，未離欲比丘恐。佛言：『聽驚。若以筒盛棄之，若以繩繫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檻盛出棄之。患蠍蜈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帚，盛裹棄之，在外解放。』」釋道世：《法苑珠林》下（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卷119〈雜要篇第九十九·雜行部第十〉，頁710。又如「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見歐陽修：《新五代史》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72〈四夷附錄第一〉，頁890。又如「種栗法，及時收下，去外毛，於屋下著濕土埋之，湏深，莫交凍損。二月芽生種之，冬多以草裹，候二月節解放。又湏別著籬隔之，三年不得人觸著，忌之。」未著撰者，王雲路等點校：《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戊集·果木類·種栗法〉，頁278。

<sup>8</sup> 「卻說春花含羞自縊而死。過了好一會，李宗仁才在外廂走到房中。忽見了這件打秋千的物事，吃了一驚。慌忙解放下來，早已氣絕了的。宗仁也有些不忍，哭將起來」。見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年），卷18〈甄監生浪吞秘藥春花婢誤洩風情〉，頁237。「伯克親詳訊，始知霍集占，來救庫車困，為我兵所截。入城欲伺釁，合力旋突出，被遮復挫，仍率四百騎，夜出身免愁，咄哉堪扼腕。選將吾未慎，失機有如此，是豈疎防僅。譬鴞自投羅，解放翻成吝。夷考自軍興，誤事率臣盡。徒憐諸士卒，奮勇冒白刃。賴天雖有成，決策屢多悶。自責不知人，遑敢弛國憲。」傅恒、劉統勳等奉敕纂輯：《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15〈疆域八〉，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361。

中的「解放」內涵與漢語中相差無幾。<sup>9</sup> 出使日本的黃遵憲(1848-1905)與去西洋考察的薛福成(1838-1894),也以此含義使用該詞。<sup>10</sup> 清末新政為西來觀念和知識的湧入提供了契機,但「解放」一詞的主流用法仍保留舊時習慣,至少在《大清光緒新法令》和各地官報中的表現相當「穩定」。<sup>11</sup> 即使用於介紹新式科學,或經濟學中的抽象概念,也意在描述「免除」某種狀態。<sup>12</sup>

<sup>9</sup> 「娼妓藝妓年季奉公等人身賣買箇間敷者一切解放ノ事」,參見〔司法省〕明法寮編:《憲法類編》第1卷(京都:村上勘兵衛〔ほか〕,1873年),第130條,頁48。「米穀輸出推束,弊法解放ノ事」,參看〔司法省〕明法寮編:《憲法類編》第8卷,第89條,頁64。

<sup>10</sup> 黃遵憲於1877年被任命駐日公使參贊,1879年開始寫作關於日本風土人情和政治經濟概況的《日本國志》。這本寫就於1887年的書儘管浸淫在日本語境下多年,但對於「解放」一詞的使用依然顯得單一,如也記錄了日本憲制改革中的「十月禁買賣人口,解放娼妓」。黃遵憲:《日本國志》上冊,卷3〈定學制創銀行〉,收於鍾叔河等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頁130。又如刑法志中提到不經允許「解放」牲畜或是舟筏等。見「十、他人所繫牛馬獸類而擅為解放者;十一、他人所繫之舟筏而擅為解放者。」黃遵憲:《日本國志》上冊,卷31〈第四編:違警之罪〉,收於鍾叔河等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頁1062。「酉初,小雨即止,展輪復行。有公司行派運淡水來船之小火輪,纜掛船尾,未及解放,被撞頃刻沉沒,幸未傷人,足見行海之險。」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8冊(長沙:岳麓出版社,1985年),頁92。

<sup>11</sup> 「第九章關於財產之違警罪:第四十二條,凡犯左列各款者處十日以下五日以上之拘留,或十元以下五元以上之罰金。一違背章程損傷森林樹木者;二解放他人所繫牛馬及一切獸類未至走失者;三解放他人所繫舟筏未至漂失者。」參看端方:《大清光緒新法令》(清宣統上海商務印書館刊本),頁1254。這條法令也被如《四川官報》、《湖北官報》、《山西官報》等轉載。

<sup>12</sup> 在介紹工業類新書時科普硫酸的用法,用「解放」一詞描述在經過一系列化學反應後蒸汽如何出現的過程。見末著撰者:〈工業類新書〉,《四川教育官報》第11期(1909年12月),頁81-88。「重商主義,助國民經濟之成立,為統一國家內部所不可缺者,既統一矣,與各都府特權不能兩立。故國民之內部互相交通商業之制限,馴至解放。」見錢應清:〈外國商政之沿革〉,《商務官報》第24期(1907年10月),頁2。



這樣「穩定」的涵義，在與英文詞彙的對譯中也得到印證。流通於19世紀中葉，德國傳教士羅存德（Lobscheid Wilhelm，1822-1893）所編《英華字典》中，“to release”被釋為「解放」。<sup>13</sup> 同時期美國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所編《英華萃林韻府》，情況也類似。根據並列的中文釋義，至少在編者眼中，「解放」與「釋放」和「鬆開」等含義接近。<sup>14</sup> 20世紀初，中國人開始參與編纂英華字典。顏惠慶（1877-1950）所編1908年版《英華大辭典》，再次延續前述釋義。<sup>15</sup> 1913年版《商務書館英華新字典》中，「解放」與“release”和“disassociate”對譯。儘管「解放」所對應的英文詞彙變化甚大，但從其並列的釋義來看，即使到民國初年，所示不外乎「鬆開」、「放出」與「釋罪」，與中文文本並無差別。事實上，在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和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等傳教士在19世紀上半葉更早所編纂的幾本英華字典中，「解放」一詞並未被收錄。上述所提英文詞條，雖也有部分被收錄其中，但馬禮遜等人選用的是與「解」字組合的詞語進行翻譯。<sup>16</sup> 這說明，「解放」二字彼時並非經常連綴成詞，也正因此未能成為傳教士們解釋西文的選擇。

<sup>13</sup> 並列的釋詞是「釋放」、「放工」、「發放」、「開放」、「開釋」。下述羅存德、盧公明、顏惠慶、井上哲次郎（Inoue Tetsujirō，1856-1944）所編字典和1913年版《商務書館英華新字典》，均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網址：<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index.php>，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sup>14</sup> 不過，盧公明在解釋“acquit”時，強調了「擬無罪」，這一意涵被日本學者井上哲次郎在1884年增訂羅存德版《英華字典》時所承襲。

<sup>15</sup> 如解釋“acquit”，「解放」和「釋罪」並列，一同對應了英文解釋“to declare innocent”；而在翻譯“whistle off”或是“loosen”時，「解放」和「鬆開」或是「放鬆」等同。

<sup>16</sup> 馬禮遜和麥都思等字典中關於以下詞條的翻譯詳情，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網址：<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index.php>，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需注意的是，「解放」在1920年代時通常對譯英文詞彙“emancipate”，但這一英文詞在19世紀被衛三畏譯為「恩釋」，被麥都思譯為「放為自主」和「釋放」。前述的數版詞典，與1887年版《華英字典集成》，都延用了此種解釋。<sup>17</sup>另一個1920年代的常用譯詞“liberate”，在上述辭典中也大多翻譯為「釋放」。<sup>18</sup>方言英漢辭典也無例外。<sup>19</sup>甚至如1903年初版的《粵語法漢詞典》中，法語詞“emanciper”與“libérer”亦被譯作「釋放」。<sup>20</sup>同時，在釋義中，「自主」或「自由」已與「釋放」並列出現。換言之，「釋放」和「自由」似乎已有共通之處，但其隨後的取代者「解放」，與後者尚無瓜葛。

概言之，時至清末，「解放」的主流含義仍局限於物理意義上的「鬆開」和「放開」。但字典所體現的語言變遷往往滯後，此時風行的「不纏足」運動，實際已為「解放」接納新涵義培育了土壤。

<sup>17</sup> 後者（鄭其照：《華英字典集成》，香港：循環日報承印，1887年。英文封面標記於1887年分別由上海、倫敦、香港、舊金山四地出版）是第一本為中國人編寫的英漢對照辭典。

<sup>18</sup> 衛三畏選擇了「放、釋」，麥都思則採用了更文雅的「逸」。

<sup>19</sup> 1901年版《英漢上海方言詞典》中，“emancipate”和“liberate”所對應的中文詞仍是「釋放」，同時「解放」也並未出現在此書的其他英文詞條中。詞條見上海基督教方言學會等編著：《晚清民初滬語英漢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頁296、507。這一詞典的編撰者在滬多年，曾經制定了基督教上海方言辭書和課本中的上海方言拼音。這本詞典則是由上海各類傳教士合力，在《莫里森寧波方言詞典》的基礎上進行擴充與改進而成。見上海基督教方言學會等編著：《晚清民初滬語英漢詞典》，頁2-5。

<sup>20</sup> 詞條見路易·奧巴扎克（Louis Aubazac）編著：《粵語法漢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頁319、517。由廣東傳教士路易·奧巴扎克所編的該詞典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大量收詞的法粵詞典，見錢乃榮：〈序〉，收於路易·奧巴扎克（Louis Aubazac）編著：《粵語法漢詞典》，頁2。

19世紀末，「解放」纏足，成為時人在報刊中頻見的片語。<sup>21</sup>過去，這類言論大多局限於士人與基督教團體內部，旨在減少女性因身體殘缺帶來的痛苦。<sup>22</sup>但甲午戰敗所帶來的民族危機感，使「不纏足」真正風靡，「強國保種」成為了「不纏足」的題中之義。1895年戰後，嚴復（1854-1921）直言「纏足」與變法成功有著根本關係。各地維新人士紛紛響應這一看法，「不纏足」組織驟增，遍及全國各地。<sup>23</sup>而「解放」一詞，最早出現於1897年的福州戒纏足會的章程中。<sup>24</sup>此後，「解放」幾乎成為此類約章的統一用詞，並開始藉由各種關於「解放」纏足的文本捕獲新的意涵。

維新失敗後，「不纏足」陷入短暫低潮，藉由庚子後「變法」之勢又見起色。<sup>25</sup>1904年，重慶天足會下轄學堂的數百幼女「均先行

<sup>21</sup> 1898年，《渝報》上刊出〈天足渝會簡明章程〉，章程第二條規定，「入會者，女年十歲以上，已纏足者，願否解放，聽其自便；十歲以下，均須一律放足」。見〈天足渝會簡明章程〉，《渝報》第9冊（1898年1月），頁48。作者按：《渝報》原刊無頁碼，本頁碼依《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以該刊第一頁開始計數（因近現代報刊頁碼標注方式不統一，如有的為每一篇文章開始為第一頁，有的為所有期號連續標頁，本文統一標注刊物本身頁面上所印數字。如無印頁碼，則為當期第一頁開始計數之頁碼）。見《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網址：<https://www.cnbkssy.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同年《湘報》也有關於「放足」的新聞：「湘鄉自去年六月，王國柱端明妻周氏去年六月解放，蕭仲祁禮衡妻周氏去年十一月解放，介立不纏足會，其家人先後解放。迄今風氣大開，入會者約近千人」。見末著撰者：〈衛足紀聞〉，《湘報》第116號（1898年7月20日），頁462。

<sup>22</sup> 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6期（1991年8月），頁139-140。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1-14。

<sup>23</sup> 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頁146-161。

<sup>24</sup> 「女子八歲以下，不得纏足，已纏者解放」。見〈福州戒纏足約章〉，《時務報》第50冊（1897年12月），頁13-14。

<sup>25</sup> 鄭永福、呂美頤：《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頁31。

解放」。<sup>26</sup>某地兩位幼女「解放」纏足的記述，繼續被納入「近日強種要圖」的敘事中。<sup>27</sup>舊式戒纏足組織復興外，對「纏足」有特別規定的新式女學堂，也紛紛設立。1904年2月，曾主持成立杭州放足會的高白淑(??)女士，捐資於杭州設女學堂，定章「不收纏足學生，如已經纏足者入堂必解放」。值得注意的是，該校除天文、地理、算術和音樂等，還專聘教會人士教授英文。<sup>28</sup>換言之，新式學校，在「解放纏足」以保護女性「身體」健康的同時，還力圖通過教授西方知識，為其「智識」求「開化」，希望最終實現「強國強種」。

「解放」也出現在官方話語中。如1904年，宣揚「變法」求「國家富強」的某地公濟局「婦女所」，就明令「解放」纏足。<sup>29</sup>實際上，官方在宣傳和推行「解放」纏足上的努力並不遜於民間。<sup>30</sup>而正是在其強力推行「不纏足」的過程中，「解放」進一步下滲民間。以四川為例，1909年2月，巡警道不僅通飭各縣張貼50張「解放」纏足告示，還要求官紳挨家抄寫。<sup>31</sup>榮縣地方官吏除四處張

<sup>26</sup> 未著撰者：〈省外近事〉，《四川官報》第24冊（1904年9月），頁50。作者按：《四川官報》原刊無頁碼，本頁碼依《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以該刊第1頁開始計數。見《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網址：<https://www.cnbkasy.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sup>27</sup> 未著撰者：〈天足風行〉，《四川官報》第31冊（1904年11月），頁50。見《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網址：<https://www.cnbkasy.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sup>28</sup> 鄭永福、呂美頤：《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頁33。未著撰者：〈各省學堂類志〉，《東方雜誌》第1卷第1號（1903年1月），頁150。

<sup>29</sup> 〈湖南善化方言卒業生於愷稟辦公濟局簡章〉，《四川官報》第16冊（1904年6月），頁62。

<sup>30</sup> 楊興梅：〈從勸導到禁罰：清季四川反纏足努力述略〉，《歷史研究》2000年第6期（2000年12月），頁80-94。

<sup>31</sup> 〈巡警道勸諭婦女放足白話告示〉，《四川官報》第16冊（1910年7月），頁77-78。見《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網址：<https://www.cnbkasy.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貼告示，每三日敲鑼按戶通知「纏足婦女……解放」，還以「罰錢」警告「抗不解放者」。<sup>32</sup> 在地方官紳的頻繁宣傳中，普通鄉民開始接觸另具深意的「解放」。如1910年四川巴縣議事會告示所言，「婦女纏足……與強種強國，尤蒙影響」，而「保國強種」與「依限解放」關係密切。<sup>33</sup>「解放」並不在於自身，而是國家富強。

簡言之，經由「不纏足」運動，「解放」開始與「強國強種」有所關聯，成為「物競天擇」進化論話語中的常客。本土新潮為「解放」提供轉型劇本的同時，此時傳入中國的域外故事，也為「解放」鋪展開了新的舞臺。

在日語中，至少在1875年後這類「舞臺」已經出現。何禮之（1840-1924）所譯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萬法精理》一章即題為「奴隸解放」。<sup>34</sup> 另一本出版於1889年的譯著《羅馬法精義》也有類似例證。<sup>35</sup> 一本基督教書籍中，耶穌則被稱為「大解

<sup>32</sup> 〈督察批巡警道轉飭榮縣詳復禁止纏足及辦法闕查各情形過程仿辦文〉，《四川官報》第24冊（1909年9月），頁36。

<sup>33</sup> 〈實行放足方法〉，約宣統二年（1910年）10月，巴縣檔案局「歷史檔案」7/1/2，轉引自楊興梅：〈從勸導到禁罰：清季四川反纏足努力述略〉，頁88。〈巴縣禁戒婦女纏足示諭〉，宣統二年（1910年）12月26日，四川省檔案館「巴縣檔案宣統卷」647/5，轉引自楊興梅：〈從勸導到禁罰：清季四川反纏足努力述略〉，頁90。

<sup>34</sup> 孟德斯鳩著，何禮之譯：《萬法精理》（東京：何禮之，1875-1876年），卷12-13〈第十五回主人ノ罪ヲ告發セシメンカ為メニ奴隸ヲ解放スル事〉，頁26。值得注意的是，明治維新後擔任政府翻譯官員的何禮之學習英文所使用的書本或為某種英華詞典，但在上文所論及的英華辭典中尚未出現這樣的對譯。一般而言，在孟德斯鳩的原文中應該為法語的“émanciper”或者英文中的“emancipate”，這意味著在日語中這二者已經建立起了對譯關係。

<sup>35</sup> 其中有章節便已討論了羅馬帝國的「奴隸解放」，而另一章則題名「主權解放」。渋谷槌爾：〈第六章：奴ヲ解放シ能ハサル理由〉，《羅馬法講義》（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89年），頁36。渋谷槌爾：〈第十二章 主權解放ノ方法〉，《羅馬法講義》，頁83。

放者」，表明已有超越單純物理涵義的「解放」。<sup>36</sup>

回到20世紀初的中國，俄國1861年的「農奴解放」是時興話題之一。1902年，梁啟超（1873-1929）在其《新民說》的〈論自由〉一節中，列出近代史上各國爭取自由的大事件，「俄國解放奴隸」位列其中。<sup>37</sup>1903年初，適逢俄國「解放奴隸」紀念日，《新民叢報》刊文慨歎「專制」俄國亦受「自由」風潮影響。<sup>38</sup>由此，雖然「解放」尚未具有政治內涵，但與「自由」等話題已產生聯繫。次年，該報在介紹新詞「人身」時，論及「農奴」（serf）作為「貨物」般的「人」因「解放」而獲得「人身」。<sup>39</sup>換言之，「解放」農奴，不僅是解除物理鐐铐，還將在政治法律層面，使其重獲「人」的權益。「解放」農奴與「自由」精神的關聯在彼時留學生所辦報章中也隱約可見。如《湖北學生界》將俄國「解放奴隸」比作「一線自由之光」。<sup>40</sup>而《浙江潮》也將「農民解放」問題置於「個人自由」的語境討論。<sup>41</sup>儘管「自由」一詞的涵義在彼時也尚未明晰，「解放」已開始藉其超越自身的固有範疇。<sup>42</sup>至少於1905年，梁啟

<sup>36</sup> 神田佐一郎：《チヤニンング氏一語千金》（東京：日本ゆにてりあん弘道會，1897年），頁92。

<sup>37</sup> 梁啟超：〈新民說（七）論自由〉，《新民叢報》第7號（1902年4月），頁1。

<sup>38</sup> 未著撰者：〈俄國之自由主義〉，《新民叢報》第28號（1903年3月），頁53。

<sup>39</sup> 社員：〈新釋名二（生計學類）（一）人身〉，《新民叢報》第51號（1904年8月），頁118。

<sup>40</sup> 該刊為湖北留日學生於東京創立，旨在「輸入東西之學說，喚起國民之精神」。未著撰者：〈俄國學生大衝突〉，《湖北學生界》第4期（1903年4月），頁109。

<sup>41</sup> 該刊為浙江留學生在東京所創。獨頭：〈俄人要求立憲之鐵血主義〉，《浙江潮》第5期（1903年5月），頁19-26。

<sup>42</sup> 關於針對「自由」概念的討論，可參見章清：〈「國家」與「個人」之間——略論晚清中國對「自由」的闡述〉，《史林》2007年第3期（2007年6月），頁9-29。



超對「解放」的使用已略有變化，將「解放」與「思想」搭配，表達抽象層面的「掙脫」，稱租界言論出版自由「解放」了「數千年來思想界之束縛」。<sup>43</sup>

類似話題是美國「解放黑奴」。1903年，有文章就將黑奴「解放」等同得「自由之身」。<sup>44</sup>而在馮自由（1882-1958）1905年的長文中，「解放」黑奴被視為西方「民生主義」的一個典例。<sup>45</sup>1907年一篇美國名人小傳，則將「解放奴隸」視為實踐「自由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sup>46</sup>藉此，「解放」成功融入了「人權自由」等話題的討論中。法國大革命同樣為時人熱論，「解放」也悄然混跡其中。1902年10月，梁啟超在其關於羅蘭夫人（Manon Jeanne Phlipon, 1754 -1793）的小傳中，將「解放」巴士底獄盛讚為追求「自由」的壯舉。<sup>47</sup>1909年，《圖畫日報》為羅蘭夫人作畫一幅，則讚譽巴士底獄的「解放」引得「革命」風潮勃發。<sup>48</sup>

<sup>43</sup> 梁啟超：「我國數千年來未必絕無懷抱異想之人，而不能滋長其萌蘖，公表之以貢獻於社會者，勢使然也。數年以來，交通漸開，以自力求得新智識者於外界者，日有其人，而復得此諸地為根據，可以大聲疾呼而無所忌憚。故糾彈抨擊之言日騰於報章，恢詭畸異之論，數見於新籍。取數千年來思想界之束縛，以極短之日月而破壞之、解放之，其食此諸地之賜者，不可謂不多也。」見飲冰：〈國聞雜評：治外法權與國民思想能力之關係〉，《新民叢報》第64期（1905年1月），頁84。

<sup>44</sup> 未著撰者：〈雜評：亞美利加之新印度人〉，《新民叢報》第37期（1903年9月），頁72。

<sup>45</sup> 原載於1905年10月香港《中國日報》。1906年東京《民報》轉載此文。見馮自由：〈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民報》第4號（1906年5月），頁97-122。

<sup>46</sup> 未著撰者：〈博愛主義實行家墨德女士傳〉，《中國新女界雜誌》第5期（1907年6月），頁41-50。

<sup>47</sup> 梁啟超：〈羅蘭夫人傳〉，《新民叢報》第17號（1902年9月），頁35-43；

梁啟超：〈羅蘭夫人傳〉，《新民叢報》第18號（1902年9月），頁43-56。

<sup>48</sup> 柯：〈羅蘭夫人提倡革命〉，《圖畫日報》第122號（1909年12月），頁3。

除了用「解放」描述具體事件，使其與「自由」、「革命」同臺，當時人對西方政治理念的介述，也將「解放」的新意引入時人視域。1906年，宋教仁（1882-1913）在文中論及「婦女解放」與「勞動者解放」，將「解放」用於表述政治綱領，「解放」也借此與「階級」產生關聯。<sup>49</sup>實際上，宋教仁的措辭或因襲其翻譯的日語文本。<sup>50</sup>1911年4月杜亞泉（1873-1933）所翻譯的一篇日本論文，也在「階級」議題下，將「婦人解放」與「社會主義運動」並置。<sup>51</sup>換言之，藉由「社會主義運動」的翻譯文本，「解放」的內涵再度拓展。<sup>52</sup>

至此，從傳統典籍和晚清英華字典中相對固定的「物理」意涵，經由本土的「不纏足」運動的洗禮，「解放」蒙上了「強國保種」之意味；而來自西洋的「農奴解放」、「黑奴解放」，法國大革命和源於日本的社會主義文本，又讓「解放」開始與「自由」、「革命」以及「階級」等詞相連。儘管「解放」此時的用法仍主要局限於傳統物理範疇，但與富含政治意味的抽象概念的糾葛，已為其日後意涵的擴展埋下伏筆。

<sup>49</sup> 勞齋：〈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民報》第5號（1906年6月），頁79。

<sup>50</sup> 該文成文於宋教仁在日本密集接觸「社會主義」人士與文本，並翻譯俄國革命相關文章期間。見遲雲飛：《宋教仁思想研究》（長沙：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63-223。宋教仁著，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64-169。

<sup>51</sup> 戶田博士著，杜亞泉譯：〈東西洋社會根本之差異〉，《東方雜誌》第8卷第3號（1911年5月），頁1-6。

<sup>52</sup> 再如1907年，《民報》刊載了俄國小說《虎口餘生記》的譯文，其中提及「勞働解放同盟」黨。見鐸伊齊（原名不詳）原著，七曲山民重譯：《虎口餘生記》，《民報》第18號（1907年12月），頁92。



### 三、「解放」的流行與婦女「解放」的雙重面向 （五四前後）

民初以來，「解放」的意涵繼續泛化，開始承載更多新的社會思潮。到1919年，時人已注意到「民國以來競言解放」。<sup>53</sup>正如上海知識人所觀察，彼時「解放的聲浪」已是「高得不得了」。<sup>54</sup>休閒刊物《滑稽畫報》也發現，「解放！解放！這個聲浪好像夏天的蚊子似的……大家認他做時髦的論調」。<sup>55</sup>「解放」獲得了商人們的認證，被視為「新流行的名詞」中的一員，成為「香煙公司、藥房、書賈、彩票行的利器」。<sup>56</sup>這個潮流也波及到工人階級，他們發現「解放」的問題，「在這兩年……都被當作一件很重大的事情」。<sup>57</sup>即使在內陸，時人也注意到，「近來『解放』兩個字的呼聲很高……差不多沒有一個新雜誌中不載著這些文字的。」<sup>58</sup>

「解放」所搭配詞語也更加多樣。除了為人熟知的「婦女解放」，「勞動階級解放運動」也出現在報刊中。<sup>59</sup>「農人」、「商人」、

<sup>53</sup> 民哀：〈言情小說：回顧〉，《小說新報》第5年第7期（1919年8月），頁1-5。

<sup>54</sup> 張仕章：〈通論：「解放」與「改造」〉，《滬江大學月刊》第9卷第1期（1919年11月），頁6。

<sup>55</sup> 胡調：《解放後之女子（附圖）》，《滑稽畫報》第1卷第1期（1919年10月），頁13-14。

<sup>56</sup> 獨秀：〈隨感錄（八九）再論上海社會〉，《新青年》第8卷第2號（1920年10月），頁1。

<sup>57</sup> 可人：〈夥友解放危險底討論〉，《夥友》第8號（1920年12月），頁13。

<sup>58</sup> 王份：〈解放俗典——無形的監獄〉，《秦鐘》第1號（1920年1月），頁21。

<sup>59</sup> 如「其後又過五個月，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九月八日，『萬國勞動者同盟』設立於倫敦。這一個新組織的宣言、綱領、會則，都是馬克斯起草的……是在於給勞動階級解放運動一個中心點。這就是實行他十六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上大聲疾呼高叫『萬國的勞動者呵！團結起來呵！！』」。參看威廉·布列希：〈馬克斯傳〉，《星期評論（新年號）》第31號（1920年1月），頁5。

「店員和學徒」也都是「解放」的對象。<sup>60</sup> 抽象層面，「思想解放」是這個時期的一個熱門話題。<sup>61</sup>「解放」還是「文學革命」的關鍵，是新思想新精神得以傳播的先決條件。<sup>62</sup>

「解放」一詞在此時並無止步於流行，甚至成為時代的特徵。李大釗（1889-1927）認為，從宏觀的時代文明，到具體的國內外政治，從國家到個體，都要考慮「解放」，政治社會變革，是「解放」的題中之義。<sup>63</sup> 進步青年王光祈（1892-1936）就把他所生存的20世紀，視作「一切解放的時代」。<sup>64</sup> 他的好友湖南青年毛澤東（1893-1976），也覺察到「種種方面都要解放」的時代已經來臨。<sup>65</sup> 在他們眼中，「解放」在地域上也是世界性的。<sup>66</sup> 其中，日

<sup>60</sup> 費哲民、陳獨秀：〈通信：婦女·青年·勞動三個問題〉，《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頁3-5。

<sup>61</sup> 張東蓀就論及，中國的解放與改造應當從知識階級做起，而知識階級的解放則應該從解放思想做起。張東蓀：〈中國知識階級的解放與改造〉，《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頁1。

<sup>62</sup> 胡適：〈我為什麼要做白話詩（《嘗試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頁488。

<sup>63</sup> 李大釗：〈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頁151-155。

<sup>64</sup> 王光祈：〈「少年中國」之創造〉，《少年中國》第1卷第2期（1919年7月26日），頁1。

<sup>65</sup> 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湘江評論》第4號（1919年8月4日），頁1。

<sup>66</sup> 美國有「勞動思想界的解放期」和「十三州的獨立」是實現的解放，「英國的工人也離解放的日子不遠」了，國際之間則要以「解放主義」作為根據「為全世界謀幸福」。東亞國家的「解放運動」似乎更有激勵意義，朝鮮的獨立運動就引得時人感歎，「解放的運動已成為二十世紀人類的共同趨向，不獨弱小的民族、弱小的國家，對於強大的民族、強大的國家，要求解放，即弱小的階級對於強大的階級也有要求解放的運動。」見先進：〈I.W.W.的沿革〉，《星期評論》第24號（1919年11月），頁3。季陶：〈主張：上海的社會改造（上）〉，《星期評論》第5號（1919年7月），頁1。程振基：〈英國勞動組合及其最近的趨勢〉，《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頁1-14。高元：〈非秘密主義〉，《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頁116-122。穗庭：〈朝鮮獨立運動感言〉，《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頁688-689。

本的「解放運動」影響最甚。1919年，章士釗（1881-1973）稱：「今日論壇上有最新之二名詞，曰改造，曰解放」，都源自日本思潮而影響中國。<sup>67</sup> 此年《湘江評論》也介紹了日本《解放》雜誌，後者的創刊詞將「解放」定為人類共同體的奮鬥目標。<sup>68</sup> 五四期間，國內《解放與改造》雜誌也相繼譯介了該刊多篇文章。其中一篇直接將歷史發展視為「解放的過程」（emancipation process），一個不斷進步，走向文明世界的過程。<sup>69</sup>

總體而言，伴隨著新時代的潮流，「解放」與最初用法漸行漸遠，轉而以「新語詞」的身分流行起來，甚至成為了時代特徵，以及全世界新人們的共同奮鬥目標。不過，正如劉秉麟（1891-1956）指出，「解放二字，歧義百出，各國工人，所見各異」，什麼才是「解放」，各界人士卻似乎並無定論。<sup>70</sup> 伴隨各類討論，「解放」的意涵愈加豐富。而此時關於「解放」的焦點議題——婦女解放——的討論，呈現出其部分內涵。

1919年7月底，被譽為「五四」時期「輿論界中最亮的兩顆明星」之一的《星期評論》發起兩期專號討論「女子解放從哪裡

---

<sup>67</sup> 章士釗：〈新時代之青年〉，《東方雜誌》第16卷第11號（1919年11月），頁159。

<sup>68</sup> 書農：〈日本的平民運動（續）〉，《湘江評論》第4號（1919年8月），頁2-3。

<sup>69</sup> 如佐野學著，壽凡譯：〈勞動運動之倫理的指導（譯日本解放雜誌）〉，《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2號合刊（1919年9月），頁110-117。《解放與改造》1919年創刊於上海，英文名為 *The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emi-monthly*，主要撰稿人有張東蓀、張君勱、周佛海等，該刊創刊宣言即表明其倡導「解放」的宗旨：「我們當首先從事於解放；就是使現在的自我完全從以前的自我解放了出來；同時，使現在的世界也從以前的世界完全解放了出來。至於解放的詳細說明，那是本雜誌的職務，不是本篇的職務。」見編輯部：〈宣言：今天的世界是甚麼世界？……〉，《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2號合刊（1919年9月），頁2。

<sup>70</sup> 劉秉麟：〈馬克思傳略〉，《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頁517。

做起？」收到各界踴躍投稿。<sup>71</sup> 討論中，大多數人將「教育平等」視為「解放」的首要手段。如胡漢民（1879-1936）指出，「教育可以叫女子生出解放的覺悟要求」。<sup>72</sup> 類似的，沈玄廬（1892-1928）也認為，教育才能使「解放」二字有基礎進行。<sup>73</sup> 至於「解放」的目的，同沈玄廬強調「人格」相似，女性作者菡玉（?-?）直言，「解放」就是要使女性成為單獨的「人」。<sup>74</sup> 要言之，在討論者看來，「解放」的價值毋庸置疑，實現的關鍵在於「教育」和「工作」，「解放」的終極目的則是使「人」成為人，使得個體獲得完整的「人格」。

「解放」的「人格」面向，在羅家倫（1897-1969）此後〈婦女解放〉的長文中，也得到呼應。他強調，婦女「解放」是在經濟獨立的基礎上，追尋政治參與，從而實現「人格」獨立。<sup>75</sup> 女性對此甚至更為敏感。1920年，李人傑（1890-1927）討論男女解放的文章，本意或是倡議男女共同努力改革社會以尋求「解放」。<sup>76</sup> 但其對女性現狀的描繪和「解放」的方式，引起菡玉的強烈反感，認為是

---

<sup>71</sup> 《星期評論》為國民黨人在「五四」時期創辦的重要進步期刊，主要撰稿人包括戴季陶、沈玄廬、李人傑、朱執信等人，以引介國內外勞工運動、宣傳社會主義等新思潮而聞名，上述撰稿人也為此次婦女「解放」討論的主要參與者。關於該刊的宗旨、出版情況、撰稿群體與影響，可參見楊宏雨、肖妮：〈《星期評論》——五四時期輿論界的明星〉，《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2012年10月），頁48-57。

<sup>72</sup> 漢民：〈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二）〉，《星期評論》第8號（1919年7月27日），頁1。

<sup>73</sup> 玄廬：〈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八）〉，《星期評論》第9號（1919年8月3日），頁1。

<sup>74</sup> 菡玉：〈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四）〉，《星期評論》第8號（1919年7月27日），頁1。

<sup>75</sup> 羅家倫：〈婦女解放〉，《新潮》第2卷第1號（1919年10月30日），頁1。

<sup>76</sup> 李人傑（李漢俊）：〈男女解放〉，《星期評論（新年號）》第31號（1920年1月），第6張。

對女性的公然「侮辱」，她敏銳指出，即使李所論「解放」也是為女性找回「人格」，但他在說服男子參與打破私有制時，卻將女性視為男子的「私產」，這種將女性物化的表述，與女子找回「人格」南轅北轍。<sup>77</sup>時人針對「解放」一詞的專門討論中，也將「解放」與個體的「人格」狀態相關聯。1920年，吳定（?-?）〈解放之解放〉一文，就將個體「自由意志」視為貫穿整個「解放」（emancipation）過程的樞紐，「自由意志」是「解放」的前提，也是「解放」的最終目的。<sup>78</sup>

總之，儘管時人對於「婦女解放」乃至「解放」的理解各異，但至少在部分人眼裡，「解放」的目的是作為個體的「人」。不過此時，另一種對「解放」的認知也同樣流行，即「解放」需依靠「全面的社會制度」的反思。

與沈仲九（1887-1968）「各種解放都是互有關聯」<sup>79</sup>的看法類似，胡適（1891-1962）指出，討論婦女「解放」，「教育」、「社交」、「生計」、「婚姻」的解放等都應關注。<sup>80</sup>其中，與女性關係密切的男性和家庭，更需全方位的「解放」。查光佛（1885-1932）相信，「解放」的起點在於，男子剝離小家庭的「個體」身分，進入「社會」這個「大家庭」中，以「社會」作為生活的重心，成為屬於「社會」的「人」。<sup>81</sup>朱執信（1885-1920）也認為，「解放」關切的對象並非「個

---

<sup>77</sup> 菡玉：〈論辯：侮辱女子之男女解放說〉，《星期評論》第34號（1920年1月25日），頁2-3。

<sup>78</sup> 吳定：〈解放之解放〉，《東方雜誌》第17卷第1號（1920年1月），頁91。

<sup>79</sup> 仲九：〈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七）〉，《星期評論》第9號（1919年8月3日），頁1。

<sup>80</sup> 胡適：〈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一）〉，《星期評論》第8號（1919年7月27日），頁1。

<sup>81</sup> 光佛：〈思潮：女子解放當從男子解放做起〉，《星期評論》第22號（1919年11月2日），頁3。

體」，「個體」的「解放」甚至缺少價值，相反，「社會」整體「秩序」的重塑才是「解放」的正途。<sup>82</sup>進一步的，有人從「家庭改組」出發，提供了具體方案。<sup>83</sup>李達（1890-1966）對此深表贊同，認為經此改組後，女子變成「社會上的人」，完成「社會」的真價值，實現真正「解放」。<sup>84</sup>這種將「解放」約等於將「女子」納入「社會」的觀點，在女性內部也得到回應。有人倡議，「打破女界」，讓女子加入普通社會，在「社會」中才能體現「人」的價值。<sup>85</sup>

不過，當「解放」需要超越「人」的內部關係，在「社會」中考慮時，家庭組織的變更遠遠不夠，經濟制度的重整被提上臺前。李人傑直言，「解放」非打破弊病叢生的「私有制」不可。<sup>86</sup>更進一步，戴季陶（1891-1949）指出，與各時代的兩性問題關係最為緊密的是「財產制度」。<sup>87</sup>因此，他認為「經濟基礎的轉變」正是一勞永逸打造新秩序，實現女子「解放」的途徑。<sup>88</sup>《新青年》所刊譯文有類似看法，指出將「社會改造」，消滅「資本家支配勞動者」，婦女的「完全解放」就能實現。<sup>89</sup>陳獨秀（1879-1942）也論及，婦女

---

<sup>82</sup> 執信：〈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星期評論》第23號（1919年11月9日），頁2。

<sup>83</sup> 慰慈：〈女子解放與家庭改組〉，《每週評論》第34號（1919年8月10日），頁1。胡適：〈評〈女子解放與家庭改組〉〉，《每週評論》第34號（1919年8月10日），頁2。

<sup>84</sup> 李鶴鳴（李達）：〈思潮：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頁18。

<sup>85</sup> 康白情：〈女界之打破〉，《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年9月），頁40-41。

<sup>86</sup> 李人傑（李漢俊）：〈男女解放〉，第6張。

<sup>87</sup> 季陶：〈研究資料：社會主義與兩性問題（上）〉，《星期評論》第5號（1919年7月6日），頁3。

<sup>88</sup> 季陶：〈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六）〉，《星期評論》第9號（1919年8月3日），頁2。

<sup>89</sup> 漢俊譯：〈女子將來的地位〉，《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頁1-8。

解放的問題，「非用階級戰爭的手段來改革社會制度不可」。<sup>90</sup> 田漢（1898-1968）更進一步指出，全方位的「解放」，還需考慮女性群體內的「階級」因素，以及與「勞工解放」的密切關係。<sup>91</sup>

實際上，在前述菫玉與李人傑的論爭中，《星期評論》的編者也並非全然支持前者對「人格」的維護，而在刊登其文時特意加注「編者按」，將這場爭論定性為菫玉的「誤解」，認為她的指控只是因李君「太過深刻」的批評所作出的「情緒化」反應。相反，編輯們認為李因注意到「現存社會經濟制度的罪惡」而認識更高一籌。因此，他們希望「菫玉和其他各位女子教育家」也從「全社會經濟問題上面去研究女子問題」。通過「誤解」一詞，編者首先將女性作者的發難降格為「非理性」與失去「研究力」的表現，巧妙地將後者強調的「人格」價值邊緣化，進而號召人們需要將對用詞等細節問題的注意力轉移到對整個社會的制度的反思。<sup>92</sup>

在針對「解放」本身的討論中，也有人將「社會」當作一切的核心，「解放」的實現在於「社會化的人」。1919年，章士釗發表專文論析「『解放』和『改造』的真正意義，關係方法和目的」。章士釗首先追溯該詞日語詞源並將其與英文 *emancipation* 相對應，指出「解放」是要找回「人」的特質。但他轉而指出，「解放」的人正是「社會」的人。換言之，「解放」是美好未來的必經之路，但其收益者卻非「個人」而是「全體社會」。<sup>93</sup> 1920年時，瞿秋白（1899-1935）對「解放」的觀點也有些微變化，認為「解放」是「社會改良」的一種手段，推動「社會運動」影響到別人時，就能得到「真正的解放」。<sup>94</sup>

<sup>90</sup> 費哲民、陳獨秀：〈通信：婦女·青年·勞動三個問題〉，頁3-5。

<sup>91</sup> 田漢：〈第四階級的婦人運動〉，《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年9月），頁21。

<sup>92</sup> 編輯者誌：〈論辯〉，《星期評論》第34號（1920年1月25日），頁2。

<sup>93</sup> 張仕章：〈通論：「解放」與「改造」〉，頁6。

<sup>94</sup> 瞿秋白：〈社會運動的犧牲者〉，《新社會》第8號（1920年1月），頁1。



簡言之，「解放」內涵的另一個面向，在此時也逐步浮現。與強調個體的「人」的「解放」不同，「人」是「社會中的人」，那麼真正的「解放」則需重塑「社會」整體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雖對手段和目的看法不同，前述各論者對「解放」的積極意義卻已有共識。但實際上，儘管此時「解放」一詞炙手可熱，但仍非所有人士認同這一概念。倉園（1881-1931）就大為質疑「解放」二字帶有男性的「傲慢」。<sup>95</sup>張崧年（1895-1986）也覺察到其背後暗含的「不平等」，認為「敬重別人的價值的，絕不說去解放人；曉得自己價值的，也必不甘受人解放」，「解放」恰恰是麻痺「人」的「主動性」的一種表達。<sup>96</sup>

知識分子產生懷疑的同時，透過文學作品，也能感受到普通民眾對「解放」的排斥。<sup>97</sup>彼時，民眾實際生活經驗中的「解放」表現各異，「西式服裝」、公共場合與人「親熱」、「塗脂抹粉」以及「自由戀愛」等都囊括其中。<sup>98</sup>也因此，一些男性對「解放」的評價相當負面，稱女性將其用作「護身符」，得此「頭銜」就將化身

<sup>95</sup> 蒼園：〈女子神聖觀〉，《星期評論》第22號（1919年11月2日），頁4。

<sup>96</sup> 張崧年：〈「女子解放」大不當〉，《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年9月），頁41-43。

<sup>97</sup> 此部分所選擇的文本主要來自此時期以「通俗易懂，講究趣味」為特色的各類市民文學刊物。如創刊於1914年的《禮拜六》在出版之初就確定了其消遣娛樂的宗旨，並收穫了極為廣大的讀者群體。具有類似特點的同期刊物還包括《小說季報》、《小說新報》等。與前文中所論及的《星期評論》、《每週評論》、《東方雜誌》等旨在傳播新思潮並由新式知識分子主持的「進步刊物」不同，這類服務於普通市民的文學刊物與彼時的市民文化更為貼近，為探索不同群體對「解放」的認識提供了契機。關於這類刊物更進一步討論可見，劉鐵群：〈《禮拜六》：民初市民文學期刊的代表作〉，《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2006年4月），頁58-63。

<sup>98</sup> 嚴芙孫：〈解放的女子〉，《禮拜六》第107期（1921年4月），頁45。枕綠：〈哀情小說：兩負〉，《小說新報》第6年第9期（1920年9月），頁1-6。楊塵因：《神州新淚痕》，第32回〈亂箭橫飛追述戀愛 單刀直破放任自由〉，《小說季報》第4集（1920年7月），頁1-12。



「女強盜」。<sup>99</sup>即使女性也未必全然認可「解放」。一位傳統主婦就很「厭煩」丈夫朋友來家做客時，常談論「婦女解放」。<sup>100</sup>階層差異也是讓女性產生隔膜的因素。例如田漢筆下的鼓女柳翠就認為，「解放」與「沒飯吃」的女子們並無關聯，只是上流社會的少爺小姐們的遊戲。<sup>101</sup>

這些對於「解放」的遲疑、反感或隔膜，還與對「解放」的醜化互為印證。1919年漫畫《解放後之女子》（附圖1），就飽含敵意地呈現了一個大腹便便、不修邊幅的「母夜叉」形象。<sup>102</sup>恐慌是另一種反應，例如男子的「噩夢」就是「解放」後的婦女，實現了權力倒置，在夫妻關係中完全操控男子。<sup>103</sup>因恐慌而生的惡毒貶損甚至稱，大倡「解放」的女性，就會每日「妖裝豔服」，專門「私生小國民」，「招尋第二丈夫」。<sup>104</sup>

---

<sup>99</sup> 如「若是我做這一篇文章，根本上就反對婦女解放。我却並不是反對婦女們不應該解放的，但是中國的婦女們，除了提着一掛佛珠兒，念阿彌陀佛，就是這些塗脂抹粉的女學士專門價提倡戀愛自由。果然知道戀愛的真理，提倡也不妨，自由也無礙。若是如白素瑛那些女流氓，強迫別人戀愛，動輒就要揮拳，若再加上一個解放的頭銜，豈不都變做女強盜嗎？」見楊塵因：《神州新淚痕》，第32回〈亂箭橫飛追述戀愛 單刀直破放任自由〉，頁1-12。再如「現在女子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了，什麼戀愛自由呀，男女平權呀，這些名詞原是想把中國幾千年來重男輕女的惡習革除了，免得再生那些怨女曠夫殉情的慘事咧。不料卻被那些無廉恥的婦女盜了去做他的護身符，公然在外邊幹出苟且事來，弄到後來身敗名裂命赴黃泉，便算是他的結果！唉，難怪一般的舊學家眾口同聲說中國女子不能解放呢，在下這話並不是沒來歷。」見汪逸庵：〈解放〉，《禮拜六》第132期（1921年10月），頁43。

<sup>100</sup> 楊潤餘：〈決心〉，《太平洋》第2卷第8號（1920年12月），頁1-5。

<sup>101</sup> 田漢：〈瓊瑤與薔薇〉，《少年中國》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頁41。

<sup>102</sup> 胡調：《解放後之女子（附圖）》。

<sup>103</sup> 綺緣：〈滑稽短篇：婦女解放夢〉，《小說新報》第5卷第12期（1920年1月），頁1-7。

<sup>104</sup> 志清：〈我想〉，《禮拜六》第129期（1921年10月），頁51。



圖1 1919年漫畫《解放後之女子》

總而言之，五四前後，伴隨著各種新思想新觀念的流行，「解放」也開始成為時人口中的熱門詞彙，但其意涵並未統一。此時，關於婦女解放的各種討論，即呈現出「解放」背後兩類不同邏輯：「個體」的「解放」，在於使得作為「個體」的「人」找回其「人格」；「社會」的「解放」，在於為「社會」建立一個全新秩序。而後者對「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強調，或許為日後勞工「解放」或民族「解放」的傳播打下了基礎。不過，在此時，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仍對「解放」有所遲疑、恐慌，甚至貶損，表明「解放」的「正面性」仍未成為普遍共識。

#### 四、「民族」和「階級」話語交織下的「解放」 （國民革命時期）

五四時期，「解放」終於從一個普通的單字組合，轉型為流行的「新詞」，與「婦女」議題相伴甚密。而隨著「國民革命」的展開，「解放」所常搭配的對象也開始發生變化。

民族是「解放」的新伴侶。從1919年，關於民族的「解放」因歐戰已開始為人討論。<sup>105</sup>1922年左右，「民族解放」四字開始連綴成詞，現身報端。<sup>106</sup>此年底《晨報副刊》一篇譯文便提及「全世界之民族解放運動」。<sup>107</sup>中共中央主辦的機關報《嚮導》上，更可見民族「解放」的浪潮遍布世界。<sup>108</sup>儘管如此，「民族解放」在報刊中的出現頻次與「婦女解放」相比仍相差甚遠，尚未成為有關「解放」議題中的焦點。<sup>109</sup>

---

<sup>105</sup> 如李大釗提及弱小的「民族」需從侵略下「解放」。也有論稱在「這解放時代」需要實現民族「自決」。李大釗：〈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頁151-155。毅：〈「五四運動」的精神〉，《每週評論》第23號（1919年5月26日），頁1。

<sup>106</sup> 以「民族解放」作為關鍵詞，在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要刊）》資料庫中進行粗略統計可見，在該資料庫所收納的數十種報刊中「民族解放」在1922年以前尚未出現，而在1922年則出現了13次。見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要刊）》資料庫用戶端應用程式，網址：<http://dh.ersjk.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sup>107</sup> 山川菊容：〈回教國的婦人問題（續）〉，《晨報副刊》（1922年11月15日），頁1。

<sup>108</sup> 如君宇：〈革命運動之印度政治近況〉，《嚮導》第2期（1922年9月），頁10-13。君宇、春默：〈介紹一篇國民革命的綱領〉，《嚮導》第4期（1922年10月），頁29-32。登德布：〈蒙古及其解放運動〉，《嚮導》第5期（1922年10月），頁43-44。和森：〈祝土耳其國民黨的勝利〉，《嚮導》第3期（1922年9月），頁20-22。和森：〈洛桑會議與土耳其（續第十四期）〉，《嚮導》第15期（1922年12月），頁119-122。

<sup>109</sup> 如前文統計所示，1922年期間，僅以「婦女解放」一詞為例，已在同一資料庫出現了22次。見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要刊）》資料庫用戶端應用程式，網址：<http://dh.ersjk.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1924 年以後，情況似乎有所變化。1924 年 1 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一大」宣言為此後的「國民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民族自求解放」則被納入「民族主義」的新義。<sup>110</sup> 此年 5 月，中國共產黨也將「中國民族解放」明確視為重要政治目標。<sup>111</sup> 由此，「解放」伴隨「民族」，被正式寫入國共兩黨的政治綱領，「民族解放」成為中國社會上的重要議題。

不過，知識分子如周鯁生（1889-1971）已敏銳覺察到，儘管「民族解放」已經成為各國「野心家造時勢的工具」，但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尚無定章可循。<sup>112</sup> 這種狀態，也體現在國共雙方對民族「解放」和「自決」的概念理解，以及如何處理與其他民族關係等具體操作的分歧中。<sup>113</sup> 實際上，國民黨、共產國際和中共對如何處理宣言中「民族解放」的核心問題——對「帝國主義」的態度——也矛盾激烈。1924 年 11 月 29 日，針對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1）所寫宣言初稿，國民黨廣東支部長鄧澤如（1869-1943）等十一人聯名上書孫中山（1866-1925），竭力反對與共產黨的合作，表示不能接受宣言政綱部分「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反帝條款」，認為這將使得「我黨永無獲得國際上同情一日，更使我華僑黨人在海外無立足之餘地」。但孫中山並未接受這一建議，在大會進程中，這一分歧也未能解決。直到 1925 年 1 月 21 日，胡漢

---

<sup>110</sup>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太平洋》第 4 卷第 6 號（1924 年 1 月），頁 1-10。

<sup>111</sup>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對於時局宣言〉，《嚮導》第 82 期（1924 年 9 月），頁 657。

<sup>112</sup> 周鯁生：〈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太平洋》第 4 卷第 8 號（1924 年 9 月），頁 19。

<sup>113</sup> 國民黨人攻訐共產黨破壞其黨組織的其中一條理由便是：「國民黨主張中華民族自求解放；共產派則主張民族自決，首先就鼓動蒙古人脫離中國」。陳獨秀認為二者都是「解放」，關鍵區別在於是否將民族獨立的權力共用於其他民族。獨秀：〈我們的回答〉，《嚮導》第 83 期（1924 年 9 月），頁 673-678。

民和華僑代表黃季陸（1899-1985）仍表示與鮑羅廷就「反帝」問題意見不合。這一衝突表明，眾人對以反「帝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解放」究竟要走向何方有著全然不同的理解，前者堅持反對過分刺激「帝國主義」，而後者則著力保證「一大」朝著「革命化」的方向發展。<sup>114</sup>

儘管尚有分歧，一大之後，通過反「帝國主義」來實現「民族解放」已成為國共雙方的共識。中共在1924年聲明，實現中國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是，「打倒國外帝國主義及國內一切軍閥」。<sup>115</sup>陳獨秀直接將「國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視為「意義相類的名詞」，而「反對帝國主義」的人才算真「革命黨」。<sup>116</sup>《嚮導》上的另一文章則稱：「我們不推翻帝國主義，我們永無解放的希望」。<sup>117</sup>

由此，「民族」和「解放」在國民革命初期正式綁定，成為時人焦點與舉國目標。「解放」在此時，更像一把國共雙方要共同點燃的火炬，但誰能執掌，也變得重要。其中，如何解釋與「解放」關係密切的「帝國主義」成為關鍵。

「帝國主義」在當時並非不言自明的概念，其內涵「負面化」的主要推動者來自共產主義陣營。西文“imperialism”一詞形成於19世紀中期，原用以批判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1808-1873）在歐洲大陸的侵略擴張，19世紀中後期起開始與英國的殖民政策關聯。<sup>118</sup>清末中國知識界流行的「帝國主義」是對該詞日文意譯，時

---

<sup>114</sup> 黃彥：〈關於中國國民黨「一大」宣言的幾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1987年7月），頁101-121。

<sup>115</sup>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對於時局宣言〉，頁657。

<sup>116</sup> 陳獨秀：〈寸鐵：假革命黨與反革命黨〉，《嚮導》第74期（1924年7月），頁594。

<sup>117</sup> 魏琴：〈列強與中國國民會議〉，《嚮導》第95期（1924年12月），頁793-794。

<sup>118</sup> 高岱：〈帝國主義概念考析〉，《歷史教學》2007年第2期（2007年2月），頁12。

人多將其視為強國路徑，故報以接受態度。<sup>119</sup>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到西方左翼思潮影響，國人也開始將其視為壓迫弱小民族的強權邏輯。<sup>120</sup>

這種「負面性」變為定論，與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出版於1917年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有關，書中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最高的階段，也是衰亡前夕的最後階段。1920年，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進一步明確了「帝國主義的特點」即「壓迫」弱小民族，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只有與蘇維埃革命結合才能成功。<sup>121</sup>1922年初，薩發洛夫(Georgy Ivanovich Safarov, 1891-1942)也指出，弱小民族只有與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獲得「解放」。此後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譯介「列寧帝國主義」理論。1924年，柯伯年(1904-1895)將列寧該書翻譯後，在《民國日報》副刊連載，後將此譯作以《帝國主義淺說》為名出版。<sup>122</sup>得益於在解釋和批判「帝國主義」中把握了主動權，共產主義者在民族「解放」的討論中，也更加順利地將「解放」與自身政治理念建立了聯繫。實際上，作為各方領導者的孫中山從宣言的起草到最後表決提案，也更加傾向於鮑羅廷的方案，全力支持「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等條款。<sup>123</sup>

---

<sup>119</sup> 陳力衛：〈帝國主義考源〉，《東亞觀念史研究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頁363-382。

<sup>120</sup> 畢玉華：〈建構與調適：中共革命意識形態中的「帝國主義」概念〉，《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2018年9月)，頁29-33。

<sup>121</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列寧作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基本任務的報告〉，收於《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20。

<sup>122</sup> 畢玉華：〈建構與調適：中共革命意識形態中的「帝國主義」概念〉，頁29-33。

<sup>123</sup> 黃彥：〈關於中國國民黨「一大」宣言的幾個問題〉，頁101-121。



誰是各民族「解放」的領導者，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答案早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二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中浮現。根據決議第五點，民族解放運動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環，目標在於戰勝世界帝國主義，而蘇維埃俄國正是該進程的中心。<sup>124</sup>中共在對其他國家民族「解放」的報導中，積極宣傳這一觀點。1921年，中共於上海創辦的理論類機關刊物《共產黨》上的一篇譯文就將「匈牙利的第四階級」的崛起歸因為加入「蘇維亞聯盟的大道」。<sup>125</sup>而1922年報導土耳其革命勝利時，《嚮導》週報也強調，「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在於「與蘇維埃俄羅斯的聯合」。<sup>126</sup>

如《嚮導》編輯所希望，這類報導是為時人思考「中華民族」的「解放」道路提供參考，宣傳收穫了回應。<sup>127</sup>如在刊登蒙古獨立與解放的新聞後，有讀者來信討論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認為「勞農俄國聯盟」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主要條件，而聯合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無產階級則是「解放」的關鍵。<sup>128</sup>如此，經由對「帝國主義」的解釋，各國的「解放」與蘇俄理念緊密相連。1924年後，當民族「解放」也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旋律，中共報章延續這一邏輯，論述中國的「解放」問題。

同其他民族一樣，蘇俄政府在中國民族「解放」中扮演重要角色，張太雷（1898-1927）指出，「蘇俄政府……已證明他解放國內的弱小民族」是主義的必然，放棄中國的辛丑合約即是體現。<sup>129</sup>而《嚮導》將蘇俄政府的關鍵理念，「列寧主義」概述為：「解放無產

<sup>124</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頁42。

<sup>125</sup> 朗生譯：〈資本主義世界和共產黨的世界聯盟〉，《共產黨》第6號（1921年7月），頁22。

<sup>126</sup> 和森：〈祝土耳其國民黨的勝利〉，頁4。

<sup>127</sup> 登德布：〈蒙古及其解放運動〉，頁7。

<sup>128</sup> 移民：〈讀者之聲〉，《嚮導》第13期（1922年12月），頁107-108。

<sup>129</sup> 大雷：〈列寧與義和團〉，《嚮導》第81期（1924年9月），頁654-655。

階級，解放農民，和解放被壓迫民族之理論與策籌」。<sup>130</sup>但根據任弼時（1904-1950）對「列寧主義」中對民族「解放」的介紹，民族「解放」並非是中國人民追求的最高目標，「解放」是隸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其最終形態應為「無產階級獨裁制」。<sup>131</sup>由此，蘇俄藉由領導民族「解放」，將「列寧主義」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置入了「解放」的核心。

這一內涵轉換也為時人所接受。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北京大學學生雜誌《共進》的一篇悼文將「孫中山」稱為領導民族「解放」的「我們的列寧」。<sup>132</sup>另一文章更詳細地闡述了孫中山領導的民族「解放」與列寧主義中的「階級」問題的關係，指出真正的「解放」都要與「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實現。<sup>133</sup>國民黨內彼時的左翼人士也有類似看法，汪精衛（1883-1944）就直言「反對帝國主義，與提倡農工運動，實是一件事」，而「謀農工的解放，即以謀國家及民族的解放，謀國家及民族的解放，即以謀農工解放」。<sup>134</sup>在這樣的論述中，民族「解放」運動逐漸與無產階級革命畫上等號，「解放」的主導者也在這過程悄然轉移。

五卅運動後，民族「解放」運動進入新的高潮。時人視其為「民族解放運動新時期」的「起點」，而「工人」的參與，是這個「解放」運動最可貴的勝利。<sup>135</sup>陳獨秀在相關討論中，也將「工人

---

<sup>130</sup> 述之：〈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嚮導》第90期（1924年11月），頁745-746。

<sup>131</sup> 弼時：〈列寧主義的要義〉，《中國青年》第63-64號合刊（1925年1月），頁196-200。

<sup>132</sup> 耿炳光：〈世界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中之又一大損失〉，《共進》第78號（1925年3月），頁10-14。

<sup>133</sup> 耘青：〈中山與列寧〉，《共進》第78號（1925年3月），頁14-18。

<sup>134</sup> 汪精衛：〈什麼是反革命〉，《共進》第94/95號（1925年12月），頁23-25。

<sup>135</sup> 心誠：〈民族解放運動的新時期〉，《嚮導》第128期（1925年9月），頁1172-1173。



階級」置於中國「解放」運動的「領導」地位。<sup>136</sup> 另一篇時評中，「工人」階級也是「爭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獨立」的故事主角。<sup>137</sup> 瞿秋白的論述更進一步，認為勞工「解放」才是民族「解放」的終極目標，「工人階級」將代表全民族提出「解放」。<sup>138</sup> 他甚至強調，無產階級的鬥爭是中國語境下「解放」的核心所在。<sup>139</sup> 農民群體在稍後也被納入這支「解放」主力軍。有人看來，「農民祈求解放之熱烈」，實比工人還有過之無不及。<sup>140</sup> 甚至，「農民本身解放得了成效，方才能夠使其進一步努力民族的解放」。<sup>141</sup> 到1926年，大革命接近尾聲之時，正如報章評論稱「無產階級」是中國的民族「解放」的領袖，「解放」一詞與工農聯盟的無產階級運動已不可分割。<sup>142</sup>

要言之，國民革命時期，國共倡言的「解放」都與「帝國主義」直接相關。得益於共產主義者從始至終把握著對「帝國主義」的解讀，「解放」的主導者轉換為工農聯盟，「階級」革命最終刻入「解放」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階級」解放的呼聲，在1920年代初也已出現，只是尚未和「民族」相聯。施存統（1899-1970）彼時就指出，只有

---

<sup>136</sup> 獨秀：〈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嚮導》第120期（1925年7月），頁1104-1105。

<sup>137</sup> 未著撰者：〈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頁1151-1153。

<sup>138</sup> 秋白：〈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頁1145-1148。

<sup>139</sup> 秋白：〈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嚮導》第129期（1925年9月），頁1183-1186。

<sup>140</sup> 青山：〈我們對於農工兩大會的希望〉，《戰士》第26期（1926年12月），頁8。

<sup>141</sup> 尹文：〈從農村中幾句流行的口號中得到一些見解〉，《戰士》第42期（1927年4月24日），頁7。

<sup>142</sup> 瓦爾加（E.Varga）：〈中國農民問題與革命（一）〉，《政治生活》第64期（1926年1月13日），頁8。

「第四階級解放」，才能實現「全人類解放」。<sup>143</sup> 胡愈之（1896-1986）在〈解放〉一文中也表示，真正的「解放」是「將各方面同時解放」，而「階級解放」正是最佳範例之一。<sup>144</sup> 到1923年，時人鼓勵工人在運動中「爭奪更多的政治支配權」以求「經濟的解放」，所追求正是「階級」解放。<sup>145</sup>

「階級解放」的流行，使得以社會整體變革為核心的「階級」話語，嵌入「解放」。而「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的合流，使得「解放」更為矚目的同時，其內涵中的「階級」面向也得到強化。而此種重新詮釋後的「解放」也開始輻射其他「解放」議題。

與五四時期相比，「婦女解放」討論重心的變化，即為範例。1924年，女子「解放」的討論還存續此前議題，如纏足、教育，或公開社交等。<sup>146</sup> 但向警予（1895-1928）已開始將女性追求自身「人格」和對「時局」的關注置於同等地位。<sup>147</sup> 隨著向警予所關懷的「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呼聲日高，五四時期已有論及的「社會」制度，在「婦女解放」議題中也日益重要。更多人關注到「婦女解放」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關聯。<sup>148</sup> 惲代英（1895-1931）甚至直接批判「個人主義」尋求「自身解放」的觀念，號召女性參加「民族

---

<sup>143</sup> 存統：〈第四階級解放呢？全人類解放呢？〉，《新青年》第9卷第5號（1921年9月），頁30-32。

<sup>144</sup> 說難（胡愈之）：〈解放〉，《東方雜誌》第17卷第19號（1920年10月），頁4。

<sup>145</sup> 行侯：〈工人與政治〉，《少年》第10號（1923年7月），頁16。行侯：〈工人與政治（續）〉，《少年》第11號（1923年8月），頁4。

<sup>146</sup> 如錢星海：〈一個理想的家庭（續）〉，《晨報副刊》第192號（1924年8月16日），頁2。

<sup>147</sup> 警予：〈中國婦女運動雜評（從六月到八月）〉，《前鋒》第2號（1923年12月），頁50。

<sup>148</sup> 一知：〈婦女解放與勞工解放〉，《中國青年》第67期（1925年2月），頁263-265。

解放運動」與「改造社會運動」，使「全人類得著解放」。<sup>149</sup> 國民黨1924年正式設立三八「婦女節」也強化了此種聯繫。「國際婦女節」的誕生發展本有著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sup>150</sup> 而國民黨在對此節日的宣傳中，也進一步強調了婦女「解放」只能在這種「社會秩序」的重構中才能實現。<sup>151</sup>

到1925年，隨著「民族解放」浪潮漸起，如時人所言，婦女「解放」、民族「解放」與無產階級「解放」，「已成為同一的問題」。<sup>152</sup> 批判繼續到1927年，天喬（?-?）就認為，自以為被「解放」的女子，實際仍是舊經濟制度的「奴隸」。<sup>153</sup>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首份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進一步刊文，不僅強調婦女「解放」需與勞工運動聯合，還直接否定五四時期「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解放」。<sup>154</sup> 楊之華（1901-1973）同樣批判了此種「解放」對「勞動婦女解放運動」的打壓，指出「有志於婦女解放的人，應該為共產主義而戰」。<sup>155</sup> 實際上，對「解放」的此類詮釋，在彼時幾成「千篇一律」。對比五四期間，此時輿論界中，即使討論婦女問題，圍繞「個人」的「解放」都漸漸失聲；相反，「社會」或是「階級」出發的「解放」已成為「解放」的正統。

<sup>149</sup> 代英：〈婦女運動〉，《中國青年》第69期（1925年3月），頁287-290。

<sup>150</sup> 孔寒冰、許寶友：《國際婦女節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89-114。

<sup>151</sup> 在為紀念活動制定的宣傳辦法中，即有「解放中國半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婦女所受資本制度的壓迫」等語句。見余懿：《解放與塑造：國民黨的「三八」婦女節紀念（1924-1945）》（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頁30。

<sup>152</sup> 景尼編譯：〈回教民族的婦女問題〉，《晨報副刊》第69號（1925年3月27日），頁2。

<sup>153</sup> 天喬：〈婦女——舊式的奴隸與新式的奴隸〉，《新女性》第2卷第10號（1927年10月），頁1029-1035。

<sup>154</sup> 昌羣：〈準備三個革命紀念日的工作〉，《中國青年》第155期（1927年2月），頁97-102。

<sup>155</sup> 之華：〈怎樣紀念國際婦女節〉，《中國青年》第155期（1927年2月），頁108-112。

大眾對「解放」的態度或也發生轉變。<sup>156</sup>1924年的一篇刊登於通俗雜誌的小說中，作者只是將婦女「解放」的「弊病」歸咎為「矯枉過正」。<sup>157</sup>在另一故事中，「社會主義」或是「自由解放」之類的話，變得「神聖」起來，可以用來「嚇嚇人」。<sup>158</sup>宣導「解放」，不僅變得不那麼惹人討厭，甚至還可以幫助男子提高對異性的吸引力。一位男青年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將被登出，因為「裡面一片一片恭維女界的話，什麼婦女應當解放咯，女子人格應當尊重咯」，就覺得「一定能夠博得全體女學生的同情」，甚至還會有人「因敬生愛」，便「樂不可支」。<sup>159</sup>

儘管在大眾文學中，「解放」仍主要呈現於男女交際、穿著打扮等日常活動。但與五四時期相比，「解放」的「負面性」已然淡化，轉而被崇尚和肯定。這種轉變進一步表明，「解放」在此階段，在民眾中收穫了「正當性」的共識。

概而言之，「國民革命」為「解放」的傳播提供了新的機會，「民族解放」進入國共雙方的政治綱領，也成為各自爭取民眾支持的政治籌碼。經由共產主義者對其核心概念解釋權的把握，中國語境中「解放」，從「民族」議題出發，逐步與「無產階級」和「工農聯盟」運動合流，最終為共產主義話語吸納，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代名詞。

---

<sup>156</sup>類似的，這部分所選取的文本仍來自於此時期的知名通俗文學刊物。例如《紅雜誌》由嚴獨鶴（1889-1968）主編，世界書局發行，為鴛鴦蝴蝶派小說週刊，是20世紀20年代通俗文學刊物的代表，鼎盛時期發行量達數萬份。《社會之花》同樣為此類型刊物，其主編為曾主編《禮拜六》的王鈍根（1888-1951）。

<sup>157</sup>蹉跎生：〈慘情小說：金夫之阱（上）〉，《社會之花》第1卷第15期（1924年6月），頁1-10。

<sup>158</sup>笑青：〈瀟湘瑣記（三）〉，《紅雜誌》第43期（1922年），頁25-34。此期未標月份。

<sup>159</sup>都良：〈外慕〉，《社會之花》第1卷第4期（1924年2月），頁1-8。

「解放」經由「民族」與「階級」議題，在概念上全方位的意識形態化，也反映在婦女議題中。五四時期大眾文學中對於「解放」的猶疑，已伴隨民族運動和共產主義吹響的號角而漸漸消弭。「解放」，成為所有人最終都將走上的康莊大道。

## 五、結語

「解放」與諸多新概念或新語詞一樣，從清末至國民革命，其內涵因社會變遷，發生諸多變化。儘管「解放」二字連綴出現，早已屢見不鮮，但時至清末，也僅為表示動作的單字組合。隨著20世紀初年，女子「解放」纏足運動的興起，「解放」開始與「強國保種」有所關聯，而「農奴解放」、「黑奴解放」等西洋歷史事件的在華傳播，則讓「解放」開始觸及「自由」、「革命」等議題。經此，「解放」意涵初步泛化，為其隨後變遷奠定了基礎。

五四時期，「解放」成為流行詞的一員。但對於何為「解放」，言人人殊。透過「婦女解放」議題的討論，可見「解放」的兩種邏輯：「個體」話語下的「解放」，強調尋回「人格」；「社會」視野下的「解放」，重在對「社會」徹底改造。在此階段，兩種路徑勢均力敵。但在普羅大眾中，「解放」尚未獲得不言自明的正當性。

國民革命時期，變化悄然發生。隨著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和國共合作的展開，「民族解放」成為時代熱點。經由列寧和共產國際的解釋，與中共的進一步宣傳，「民族解放」逐步與共產主義話語中的「無產階級」或「工農聯盟」運動等同。國民革命讓「解放」進入到更多普通民眾的視野，而在此過程中，接納「解放」，也意味著，接納「解放」的「唯一途徑」，即「階級革命」。這一「接納」是成功的。階級話語重構後的「解放」，也引導婦女議題的討論，專注於變革「社會秩序」的「階級解放」。同時，「解放」的「正當

性」也獲得了普通大眾的認同。最終，「解放」成為社會「共識」與光明未來的象徵。

從原本普通至極的單字組合，慢慢走向歷史前臺，成為知識分子和政客口中的關鍵詞；從招致懷疑謾罵的概念，成為時代的燈塔，「解放」在近代中國內涵演變的軌跡，不僅呈現了「新概念」之間的相互影響，還展現了「舊詞語」在個人、民族以及階級話語中不斷抽象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過程。時人對「解放」的不同態度，也為我們進一步理解「語言」和「觀念」在不同階層、性別、政治態度的群體中的傳播，提供了立體的歷史樣本。

時至今日，「解放」仍是中國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活躍的概念之一。要理解「解放」如何繼續在歷史中變遷，又如何影響歷史乃至當下，還需留待後續進一步探索。

## 徵引書目

- 〈天足渝會簡明章程〉，《渝報》第9冊，1898年1月，頁48。見《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網址：<https://www.cnbksy.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對於時局宣言〉，《嚮導》第82期，1924年9月，頁657-660。
-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太平洋》第4卷第6號，1924年1月，頁1-10。
- 〈巴縣禁戒婦女纏足示諭〉，宣統二年（1910年）12月26日，四川省檔案館「巴縣檔案宣統卷」647/5，轉引自楊興梅：〈從勸導到禁罰：清季四川反纏足努力述略〉，《歷史研究》2000年第6期，2000年12月，頁90。
- 〈巡警道勸諭婦女放足白話告示〉，《四川官報》第16冊，1910年7月，頁77-78。見《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網址：<https://www.cnbksy.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 〈湖南善化方言卒業生於愷稟辦公濟局簡章〉，《四川官報》第16冊，1904年6月，頁62-69。
- 〈福州戒纏足約章〉，《時務報》第50冊，1897年12月，頁13-14。
- 〈督察批巡警道轉飭榮縣詳復禁止纏足及辦法闕查各情形過程仿辦文〉，《四川官報》第24冊，1909年9月，頁36。
- 〈實行放足方法〉，約宣統二年（1910年）10月，巴縣檔案局「歷史檔案」7/1/2，轉引自楊興梅：〈從勸導到禁罰：清季四川反纏足努力述略〉，《歷史研究》2000年第6期，2000年12月，頁88。
- 一 知：〈婦女解放與勞工解放〉，《中國青年》第67期，1925年2月，頁263-265。

山川菊容：〈回教國的婦人問題（續）〉，《晨報副刊》，1922年11月15日，頁1。

大 雷：〈列寧與義和團〉，《嚮導》第81期，1924年9月，頁654-655。

上海基督教方言學會等編著：《晚清民初滬語英漢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

之 華：〈怎樣紀念國際婦女節〉，《中國青年》第155期，1927年2月，頁108-1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戶田博士著，杜亞泉譯：〈東西洋社會根本之差異〉，《東方雜誌》第8卷第3號，1911年5月，頁1-6。

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湘江評論》第4號，1919年8月4日，頁1-2。

王光祈：〈「少年中國」之創造〉，《少年中國》第1卷第2期，1919年7月26日，頁1-7。

王 份：〈解放俗典——無形的監獄〉，《秦鐘》第1號，1920年1月，頁21-22。

心 誠：〈民族解放運動的新時期〉，《嚮導》第128期，1925年9月，頁1172-1173。

天 喬：〈婦女——舊式的奴隸與新式的奴隸〉，《新女性》第2卷第10號，1927年10月，頁1029-1035。

尹 文：〈從農村中幾句流行的口號中得到一些見解〉，《戰士》第42期，1927年4月24日，頁7。

方維規：〈「鞍形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85-116。

孔寒冰、許寶友：《國際婦女節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瓦爾加(E.Varga)：〈中國農民問題與革命（一）〉，《政治生活》第64期，1926年1月13日，頁8。
- 可人：〈夥友解放危險底討論〉，《夥友》第8號，1920年12月，頁13-14。
- 民哀：〈言情小說：回顧〉，《小說新報》第5年第7期，1919年8月，頁1-5。
- 田漢：〈第四階級的婦人運動〉，《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年9月，頁21-22。
- 田漢：〈瓊瑤璘與薔薇〉，《少年中國》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頁41-62。
- 代英：〈婦女運動〉，《中國青年》第69期，1925年3月，頁287-290。
- 弗若多羅、羅什譯：《十誦律》，收於《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3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玄廬：〈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八）〉，《星期評論》第9號，1919年8月3日，頁1。
- 未著撰者：〈衛足紀聞〉，《湘報》第116號，1898年7月20日，頁462。
- 未著撰者：〈各省學堂類志〉，《東方雜誌》第1卷第1號，1903年1月，頁145-152。
- 未著撰者：〈俄國之自由主義〉，《新民叢報》第28號，1903年3月，頁53。
- 未著撰者：〈俄國學生大衝突〉，《湖北學生界》第4期，1903年4月，頁109-110。
- 未著撰者：〈雜評：亞美利加之新印度人〉，《新民叢報》第37期，1903年9月，頁71-74。

未著撰者：〈省外近事〉，《四川官報》第24冊，1904年9月，頁50。見《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網址：<https://www.cnbksy.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未著撰者：〈天足風行〉，《四川官報》第31冊，1904年9月，頁50。見《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網址：<https://www.cnbksy.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未著撰者：〈博愛主義實行家墨德女士傳〉，《中國新女界雜誌》第5期，1907年6月，頁41-50。

未著撰者：〈工業類新書〉，《四川教育官報》第11期，1909年12月，頁81-88。

未著撰者：〈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頁1151-1153。

未著撰者，王雲路等點校：《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

先進：〈I.W.W.的沿革〉，《星期評論》第24號，1919年11月，頁3-4。

光佛：〈思潮：女子解放當從男子解放做起〉，《星期評論》第22號，1919年11月2日，頁3-4。

存統：〈第四階級解放呢？全人類解放呢？〉，《新青年》第9卷第5號，1921年9月，頁30-32。

行侯：〈工人與政治〉，《少年》第10號，1923年7月，頁16-26。

行侯：〈工人與政治（續）〉，《少年》第11號，1923年8月，頁4-13。

仲九：〈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七）〉，《星期評論》第9號，1919年8月3日，頁1。

社員：〈新釋名二（生計學類）（一）人身〉，《新民叢報》第51號，1904年8月，頁117-120。

佐野學著，壽凡譯：〈勞動運動之倫理的指導（譯日本解放雜誌）〉，《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2號合刊，1919年9月，頁110-117。

- 李人傑（李漢俊）：〈男女解放〉，《星期評論（新年號）》第31號，1920年1月，第6張。
- 李大釗：〈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頁151-155。
- 李鶴鳴（李達）：〈思潮：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頁18-32。
- 宋教仁著，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 余 懿：《解放與塑造：國民黨的「三八」婦女節紀念（1924-1945）》，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 志 清：〈我想〉，《禮拜六》第129期，1921年10月，頁51-52。
- 汪逸庵：〈解放〉，《禮拜六》第132期，1921年10月，頁43-46。
- 汪精衛：〈什麼是反革命〉，《共進》第94/95號，1925年12月，頁23-25。
- 君 宇：〈革命運動之印度政治近況〉，《嚮導》第2期，1922年9月，頁10-13。
- 君宇、春默：〈介紹一篇國民革命的綱領〉，《嚮導》第4期，1922年10月，頁29-32。
- 佛陀跋陀羅、法顯譯：《摩訶僧祇律》，收於《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3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吳 定：〈解放之解放〉，《東方雜誌》第17卷第1號，1920年1月，頁91-94。
- 和 森：〈祝土耳其國民黨的勝利〉，《嚮導》第3期，1922年9月，頁20-22。
- 和 森：〈洛桑會議與土耳其（續第十四期）〉，《嚮導》第15期，1922年12月，頁119-122。
- 季 陶：〈主張：上海的社會改造（上）〉，《星期評論》第5號，1919年7月，頁1-2。

- 季 陶：〈研究資料：社會主義與兩性問題（上）〉，《星期評論》第5號，1919年7月6日，頁3-4。
- 季 陶：〈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六）〉，《星期評論》第9號，1919年8月3日，頁1-2。
- 枕 綠：〈哀情小說：兩負〉，《小說新報》第6卷第9期，1920年9月，頁1-6。
- 周鯁生：〈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太平洋》第4卷第8號，1924年9月，頁1-20。
- 昌 羣：〈準備三個革命紀念日的工作〉，《中國青年》第155期，1927年2月，頁97-102。
- 青 山：〈我們對於農工兩大會的希望〉，《戰士》第26期，1926年12月，頁8。
- 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6期，1991年8月，頁139-180。
- 述 之：〈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嚮導》第90期，1924年11月，頁745-746。
- 秋 白：〈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頁1145-1148。
- 秋 白：〈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嚮導》第129期，1925年9月，頁1183-1186。
- 胡 調：〈解放後之女子（附圖）〉，《滑稽畫報》第1卷第1期，1919年10月，頁13-14。
- 胡 適：〈我為什麼要做白話詩（《嘗試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頁488-499。
- 胡 適：〈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一）〉，《星期評論》第8號，1919年7月27日，頁1。
- 胡 適：〈評〈女子解放與家庭改組〉〉，《每週評論》第34號，1919年8月10日，頁2。

- 威廉·布列希：〈馬克斯傳〉，《星期評論（新年號）》第31號，1920年1月，頁5。
- 高元：〈非秘密主義〉，《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頁116-122。
- 高岱：〈帝國主義概念考析〉，《歷史教學》第2期，2007年2月，頁12-16。
- 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 桐：〈羅蘭夫人提倡革命〉，《圖畫日報》第122號，1909年12月，頁3。
- 書農：〈日本的平民運動（續）〉，《湘江評論》第4號，1919年8月，頁2-3。
- 朗生譯：〈資本主義世界和共產黨的世界聯盟〉，《共產黨》第6號，1921年7月，頁22-32。
- 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年。
- 笑青：〈瀟湘瑣記（三）〉，《紅雜誌》第43期，1922年，頁25-34。此期末標月份。
- 耿炳光：〈世界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中之又一大損失〉，《共進》第78號，1925年3月，頁10-14。
- 耘青：〈中山與列寧〉，《共進》第78號，1925年3月，頁14-18。
- 袁光峰：〈「解放」與「翻身」政治話語的傳播與觀念的形成〉，《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年第5期，2013年5月，頁44-57。
- 都良：〈外慕〉，《社會之花》第1卷第4期，1924年2月，頁1-8。
- 陳力衛：〈帝國主義考源〉，《東亞觀念史研究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頁363-382。
- 陳獨秀：〈寸鐵：假革命黨與反革命黨〉，《嚮導》第74期，1924年7月，頁594。
-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畢玉華：〈建構與調適：中共革命意識形態中的「帝國主義」概念〉，《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2018年9月，頁29-33。
- 梁啟超：〈新民說（七）論自由〉，《新民叢報》第7號，1902年4月，頁1。
- 梁啟超：〈羅蘭夫人傳〉，《新民叢報》第17號，1902年9月，頁35-43。
- 梁啟超：〈羅蘭夫人傳〉，《新民叢報》第18號，1902年9月，頁43-56。
- 章士釗：〈新時代之青年〉，《東方雜誌》第16卷第11號，1919年11月，頁159-164。
- 章 清：〈「國家」與「個人」之間——略論晚清中國對「自由」的闡述〉，《史林》2007年第3期，2007年6月，頁9-29。
- 張仕章：〈通論：「解放」與「改造」〉，《滬江大學月刊》第9卷第1期，1919年11月，頁6-12。
- 張東蓀：〈中國知識階級的解放與改造〉，《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頁1。
- 張崧年：〈「女子解放」大不當〉，《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年9月，頁41-43。
- 康白情：〈女界之打破〉，《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年9月，頁40-41。
- 執 信：〈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星期評論》第23號，1919年11月9日，頁2。
- 移 民：〈讀者之聲〉，《嚮導》第13期，1922年12月，頁107-108。
- 黃 彥：〈關於中國國民黨「一大」宣言的幾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1987年7月，頁101-121。
- 黃遵憲：《日本國志》，收於鍾叔河等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

程振基：〈英國勞動組合及其最近的趨勢〉，《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頁1-14。

馮自由：〈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民報》第4號，1906年5月，頁97-122。

馮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

費哲民、陳獨秀：〈通信：婦女·青年·勞動三個問題〉，《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頁3-5。

飲冰：〈國聞雜評：治外法權與國民思想能力之關係〉，《新民叢報》第64期，1905年1月，頁83-84。

登德布：〈蒙古及其解放運動〉，《嚮導》第5期，1922年10月，頁43-44。

弼時：〈列寧主義的要義〉，《中國青年》第63-64號合刊，1925年1月，頁196-200。

景尼編譯：〈回教民族的婦女問題〉，《晨報副刊》第69號，1925年3月27日，頁2。

傅恒、劉統勳等奉敕纂輯：《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路易·奧巴扎克（Louis Aubazac）編著：《粵語法漢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

楊宏雨、肖妮：〈《星期評論》——五四時期輿論界的明星〉，《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2012年10月，頁48-57。

楊潤餘：〈決心〉，《太平洋》第2卷第8號，1920年12月，頁1-5。

楊塵因：《神州新淚痕》，第32回〈亂箭橫飛追述戀愛 單刀直破放任自由〉，《小說季報》第4集，1920年7月，頁1-12。

楊興梅：〈從勸導到禁罰：清季四川反纏足努力述略〉，《歷史研究》2000年第6期，2000年12月，頁80-95。

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



- 樊 齋：〈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民報》第5號，1906年6月，頁79-105。
- 端 方：《大清光緒新法令》，清宣統上海商務印書館刊本。
- 蒼 園：〈女子神聖觀〉，《星期評論》第22號，1919年11月2日，頁4。
- 蒨 玉：〈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四）〉，《星期評論》第8號，1919年7月27日，頁1。
- 蒨 玉：〈論辯：侮辱女子之男女解放說〉，《星期評論》第34號，1920年1月25日，頁2-3。
- 說難（胡愈之）：〈解放〉，《東方雜誌》第17卷第19號，1920年10月，頁4-5。
- 漢 民：〈女子解放從那裡做起？（其二）〉，《星期評論》第8號，1919年7月27日，頁1。
- 漢俊譯：〈女子將來的地位〉，《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頁1-8。
- 綺 緣：〈滑稽短篇：婦女解放夢〉，《小說新報》第5卷第12期，1920年1月，頁1-7。
- 鄭永福、呂美頤：《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
- 編輯部：〈宣言：今天的世界是甚麼世界？……〉，《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2號合刊，1919年9月，頁2。
- 編輯者誌：〈論辯〉，《星期評論》第34號，1920年1月25日，頁2。
- 劉秉麟：〈馬克思傳略〉，《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5月，頁517-520。
- 毅：〈「五四運動」的精神〉，《每週評論》第23號，1919年5月26日，頁1。
- 慰 慈：〈女子解放與家庭改組〉，《每週評論》第34號，1919年8月10日，頁1-2。

歐陽修：《新五代史》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劉鐵群：〈《禮拜六》：民初市民文學期刊的代表作〉，《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2006年4月，頁58-63。

遲雲飛：《宋教仁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鄭其照：《華英字典集成》，香港：循環日報承印，1887年。

獨 頭：〈俄人要求立憲之鐵血主義〉，《浙江潮》第5期，1903年5月，頁19-26。

獨 秀：〈隨感錄（八九）再論上海社會〉，《新青年》第8卷第2號，1920年10月，頁1。

獨 秀：〈我們的回答〉，《嚮導》第83期，1924年9月，頁673-678。

獨 秀：〈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嚮導》第120期，1925年7月，頁1104-1105。

錢星海：〈一個理想的家庭（續）〉，《晨報副刊》第192號，1924年8月16日，頁2-3。

錢應清：〈外國商政之沿革〉，《商務官報》第24期，1907年10月，頁1-6。

蹉跎生：〈慘情小說：金夫之阱（上）〉，《社會之花》第1卷第15期，1924年6月，頁1-10。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8冊，長沙：岳麓出版社，1985年。

穗 庭：〈朝鮮獨立運動感言〉，《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頁688-689。

魏 琴：〈列強與中國國民會議〉，《嚮導》第95期，1924年12月，頁793-794。

瞿秋白：〈社會運動的犧牲者〉，《新社會》第8號，1920年1月，頁1-3。

- 羅家倫：〈婦女解放〉，《新潮》第2卷第1號，1919年10月30日，頁1-21。
- 嚴美孫：〈解放的女子〉，《禮拜六》第107期，1921年4月，頁45-48。
- 警 予：〈中國婦女運動雜評（從六月到八月）〉，《前鋒》第2號，1923年12月，頁50。
- 釋道世：《法苑珠林》下，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 鐸伊齊（原名不詳）原著，七曲山民重譯：《虎口餘生記》，《民報》第18號，1907年12月，頁75-97。
- 〔司法省〕明法寮編：《憲法類編》第1卷，京都：村上勘兵衛〔ほか〕，1873年。
- 〔司法省〕明法寮編：《憲法類編》第8卷，京都：村上勘兵衛〔ほか〕，1873年。
- 孟德斯鳩著，何禮之譯：《萬法精理》，東京：何禮之，1875-1876年，卷12-13。
- 神田佐一郎：《チヤンニング氏一語千金》，東京：日本ゆにてりあん弘道會，1897年。
- 洪谷慥爾：《羅馬法講義》，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889年。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網址：<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index.php>，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 《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網址：<https://www.cnbksy.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 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要刊）》資料庫用戶端應用程式，網址：<http://dh.ersjk.com>，檢索日期：2023年5月20日。
- Doolittle, Justus.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英華萃林韻府]. Foochow: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 Koselleck, Reinhart. "Introduction (*Einleitung*)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A Reader*, edited by Margrit Pernau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 31-54.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 Medhurst, Walter Henry.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 英華字典 ].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8.
- Wilhelm, Lobscheid, and Tetsujirō Inouye, ed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 增訂英華字典 ]. Tokyo: J. Fujimoto, 1884.
- Wilhel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 英華字典 ].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66-1869.
- Williams, Samuel.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 英華韻府歷階 ]. Macao: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the Third* [ 英華字典 ]. Macau: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